

一个双面特工的惊悚暗战



小满一过 就望麦黄

姬妮^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小满一过 就望麦黄

姬妮^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满一过就望麦黄 / 姬妮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378-4566-3

I. ①小… II. ①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1525 号

书名: 小满一过就望麦黄

著者: 姬妮

责任编辑: 史晋鸿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9.625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566-3

定 价: 29.80 元

第一章

1941年农历四月初的一个晚上，二十七岁的父亲跌跌撞撞拼命地奔跑在河东大地上，他气喘吁吁，不住地回头张望着，虽然他感觉到很累，胸膛都憋得快要炸开了，但他却不敢停下来，甚至不敢丝毫放慢脚步，还是咬着牙狂奔着。终于，当他离开了崎岖的山间小道，跑出了山口，拐到一条宽敞的官道上时，听到身后追赶的脚步声渐渐地远去，随之慢慢地消失了。他仍然没敢停歇，在悄悄地绕开了路口的炮楼后，又咬着牙奔跑了一会儿，觉着确实安全后，才近乎虚脱般长长地喘了一口气，略略地放慢了脚步，便拐入一条田间的小路，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了一会儿，确认背后没有人追踪了，这才在一片长势茂盛的麦田边坐了下来。他先是摸了摸缠在腰间的那个沉甸甸的包裹，还在哩，紧紧地用一根皮带缠在腰间。他的心略略地放下了一些。他心里清楚，因为河东这一带是日本人占领着哩，在前面不远处的南同蒲公路的路口上，就矗立着日本人的一座碉堡，老百姓叫它炮楼子。年初的时候，恰逢日本人的什么“忘年节”，内线送来情报，说炮楼里的日本兵一大早都赶回河东城里过他们那个“忘年节”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小队皇协军。稷王山抗日独立大队就想利用这个时机端掉这个封锁着南同蒲要道的据点。

却没想内线情报失误，那些日本兵回去后又在天黑前很快赶了回来，前后也就一天的工夫。大概日本人也知道这个通道的重要性。等稷王山抗日独立大队趁天黑摸到炮楼子那儿，还没等发起进攻，就被日本兵发觉了，炮楼顶上的探照灯照得一片雪亮，两挺歪把子机关枪泼水一般横扫过来，一下子就打倒了好几个队员，有两个当场死亡，还伤了好几个。后来炮楼子里的日本兵和皇协军自恃武器好，兵力多，还肆无忌惮地吆喝着追了出来，一直把稷王山抗日独立大队追到了山口，这才在后面骂骂咧咧地放他们逃进山了。那一仗损失应该说挺大，而最主要是对稷王山抗日独立大队的队员们心理上造成了打击和伤害，觉着日本兵就是军事素质高，武器也好，枪打得很准，边追边开枪，在移动中射击，还枪枪打得中目标。而我们的装备确实太差了，作战素质和能力也不是日本兵对手。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稷王山抗日独立大队的弟兄们也轻易是不离开山区根据地的，所以他们也就只能是追到山口那儿了。

父亲又不由在心里嘀咕着想，也许，赵克义大队长应该给带人追自己的那个干部打个招呼的，象征性地追一追也就行了。但看这阵势又似乎不像，不然，他们咋会紧追不舍，就像块狗皮膏药紧紧地黏着，好几次眼看着就要追上了，父亲都听到了他们的喘气声和说话声，而且他们竟然一反常态，一直追到稷王山口上才停止。而且父亲竟然听见在追赶自己的人里面有那个在稷王山独立大队里管后勤当保管还兼着伙夫的同乡孙天贵的声音，他一路咋咋呼呼地边追边恨恨骂：“哼，我……我早就看出来咧，姬金荣这戾货自小就在河东城里当掌柜的哩，自小就享受惯咧，哪儿过得惯咱们根据地苦日子，根本不安心哩。他好几次就当着我的面说不想抗日不想在独立大队里干咧，说还不如回家种……种田，

当然就更不如去做他的掌柜哩。这倒好，竟然开小差跑咧！可你跑就跑，咋还偷走咱们独立大队里让我保管的金条，天爷呀，这不是让赵大队枪毙我哩，让我活不成吗！不行，我非要抓住他，把金条要回来。不然，我真要给冤死咧……”后面的话被风声吹散了，但能肯定，孙天贵骂出来的绝不是甚好话，是狠话！

这回还真有点麻烦了！

一阵微风吹了过来，早已湿透了的褂子让父亲感到脊背上有一阵冰凉慢慢地滑了下来。随即便有一阵麦子淡淡的带着些微甘的清香钻进了他的鼻孔里，这股清香的味道让他脑子里怔了怔，似乎记起了什么来。他扭身拽过两棵麦子来，在手里掂了掂，感觉到穗子有点儿沉了，略微弯了下来。麦芒也已硬硬的，挺扎人了。他用手拽了两棵麦穗，放在嘴里嚼了嚼，里面还没有形成麦粒儿，但一股带着青涩味的馨香便弥漫在嘴里了。父亲这时就记了起来，今天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立夏”。他从地上弹簧般跳了起来，抬头望了望，天空黝蓝，尽情地伸展开去，在东半边天上挂着那如同镰刀的上弦月，父亲的眉头略微蹙了起来，嘴里带着一股焦虑自言自语般念叨着说：“立夏，立夏，这再有二十天就要过小满咧，就该……”接着就又念出一句来：“小满一过就望麦黄哩……”

父亲念的是流传于我们老家河东一带关于麦子的农谚，后面还有一句是“磨好镰刀就扫净场”。一般“立夏”过后就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小满”，说的就是小麦开始灌浆，麦子一天天开始长得饱满起来。小满一过，麦子就一天天地在变黄，那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很快地就成熟

了，庄稼人就要把割麦子的镰刀磨快，把打麦子的场院打扫干净，准备收割麦子打麦子了。就在这个时节，站在麦田边上，眼前那真的是麦浪翻涌，一片金灿灿，麦香随风飘散，让人陶醉。而这两句谚语带给庄稼人的是一种收获的前景和丰收的喜悦，庄稼人苦劳苦作艰难了一年，盼得就是这个日子哩，用句庄稼人最朴实的话说，就是“这一下娃娃家有白馍吃了”。

要说起收麦，那可真的是我们河东一带比天还要大的事情哩。在我们的生活中，许多人操心着国家的命运，关注着中国的前途。只有庄稼人两眼盯着土地，关心着庄稼的收成。到了麦收季节，那可真的是学校放假，商店关门，机关干部也都下乡驻村，说是指导夏粮抢收哩，我们那儿也叫“龙口夺食”。因为到了收麦子的五月里，偏又是雨水多季节，还多是狂风暴雨。所以一定要赶在龙王爷下雨之前把麦子收割回来，然后快碾快打快晒，然后等到把公粮交了，庄稼人把麦子分到家里了，所有的人才会松下一口气来。我记得那会儿还有一句话，叫“麦子一黄，绣女下床”。也有的说“新媳妇下床”。总之，不管你平时是做甚的，到那会儿都得参与到收麦子的劳动中去。我自懂事起，就每年都积极参与了收麦子的劳动，先是拾麦穗，接着是用耙子搂麦，到十三岁的时候，就加入到割麦子的行列中了。我割麦子在生产队里还是比较快的一个人，因为我年龄小些，腰部软活，除了手上的力量不是很足外，其他的不比那些壮劳力差。常常两里长的麦垄，我不直腰能一直割到头。而且麦茬还割得很低，常常受到大队和公社里来检查的领导们的表扬。麦茬割低是因为麦草还要喂牲畜哩。收麦子那会儿，虽然挺累，但确实让人挺激动挺兴奋的……

啊，我的故乡河东大地，坐落在黄河岸边，山环水绕，平畴万顷，真是一块物华天宝之地。尤其是每年的农历五六月间，正是冬小麦成熟收割的日子，那可真的是十里金黄，十里飘香，汇成了一片金黄色的海洋。有一首歌这样唱：“麦浪滚滚闪金光”。那真正准确地描述出麦子成熟时的情景了。微风激荡，阳光灿烂，蓝色的天空飘动着一朵朵丰腴洁净的白云，也像是在跳着丰收的舞蹈呢！

被誉为“麦棉之乡”的我的故乡河东大地，享受的是大陆性温带气候，紧临黄河，除了大量的黄土滩涂外，就是大片大片广阔的黄土高原台地，蓄水保墒能力很强，尤其是冬寒期短，无霜期长，春季升温快，光照充足，特别适宜小麦生长。我曾记得读过一位姓贺的粮棉专家写的文章，说在黄河流经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份，凡用麦子白面做成的馒头、面条、各种饼子都非常好吃，一旦离开这几个省，同样是麦子白面，但做出来的味道就变咧。他提了个问题，问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离开了黄河水的浇灌了吗？

其实，他在设问的时候，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

当年曹操就把河东之地称为“股肱郡”。他在多年的征战中，几乎所有的军粮全仰仗河东一带筹储；在唐天宝初年时，河东道正仓储粮就达三百五十万石，位居全国第二；北宋天禧元年，南方遭灾，仅河东郡就调出粮食三十万石，以济灾区……至明末清初，河东一些地方的小麦亩产已达三到五石左右了。

同时，在我的故乡河东大地上，多少年，我们的父辈们不断跨越穿行在这无边无际的麦田里面，咀嚼着麦子的馨香，吸吮着麦子的营养，精忠报国，英勇奋战演绎出了一幕幕史诗般慷慨悲壮、不甘屈辱、抵御

外侮、追求真理的大剧呢！

好了，我接着讲我的父亲，讲他咋的如此仓皇地从稷王山抗日独立大队逃出来，此刻他又打算做什么去？难道是他真的忍受不了稷王山抗日独立大队的艰苦生活，又想去河东城区里做他那棉花店的掌柜去吗？

其实，我真正知道父亲曾经“开过小差当过逃兵”和“当了叛徒”，并且还在逃到河东城区后，当上了日本人推行“大东亚共荣”组织成立的河东城区“共荣商会”会长的这段历史，还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时期，有人贴出了大字报揭发出来，随即父亲就遭到了造反派的疯狂批斗和殴打。我曾很认真地质问过父亲，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你为什么要逃离革命队伍去当叛徒当逃兵？父亲开始总是以“你还小哩，这些事情告诉你，你也弄不清楚”来搪塞我。后来，直到父亲病得已经下不了炕的时候，这才断断续续地告诉了我一些他为甚要离开稷王山抗日独立大队的原因，他说这是他和乡吉特委委员兼稷王山抗日独立大队的大队长赵克义私下里商量好的，让他潜入河东城区里，替稷王山抗日独立大队购买一批粮食和布匹，还有枪械弹药。原来在那一个时期里，由于日军封锁很严，在河东一带实行并村制度，公路上都修了炮楼，各村镇都成立了维持会、自卫队，独立大队的活动遇到了很大困难。再加上阎老西也为了防共限共的需要，在晋绥军控制区实行了编村制，也组织了所谓的“公道团”，稷王山抗日独立大队的活动范围受到了极大限制，甚至缩小到了稷王山那一块不足十多公里的地方，给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稷王山里面本身粮食产量就不高，老百姓自己的粮食都很紧张，日子过得很是苦焦哩，主食是

小米，平时根本没有菜吃，大部分老百姓吃的是一种自己泡的酸菜，父亲说他刚到稷王山时，有一次到一个村子里去，老百姓还是招待他这位客人哩，才拿出那酸菜让他吃，放到嘴里一嚼才知道，那根本就不是菜，是摘下的树叶子腌泡的。

没有粮食，老百姓无法生存，部队也无法生存，更无法打仗。父亲说，那会儿稷王山抗日独立大队不但缺乏枪和子弹，而且根本买不到粮食和布匹，无法制作军装，许多战士一年多了还是参加独立大队时发的那身衣服，又脏又烂。而一些刚参加的战士，还一直穿着来时就穿的那件老百姓的衣服。这真应了国民党部队嘲笑他们的那句话“土八路，胡尿闹，一身虱子两脚泡。军装如同破棉袄，打上两枪赶紧跑”咧。就连根据地老百姓也觉着他们不像个部队，说他们连自个都养活不了，咋能去打日本人嘛！

所以，赵克义和当时任副大队长的父亲商量后，决定由父亲潜回日本人占领下的河东城，利用他曾在河东城当过棉花店掌柜的身份和便利，想尽一切办法先给稷王山根据地的抗日独立大队购买一批粮食和布匹。

我还是不解，问：“那你咋要逃跑呢？还有那么多人追你？”

父亲说，独立大队曾有几回组织出山筹粮，但都遭到敌人伏击，粮食没筹到，还牺牲了好几名战士，其中还有一名中队长。当时他和赵克义都怀疑独立大队里混入了敌人的奸细，但又一时查不出来，为避免他到河东城后遭受敌人怀疑，就让他逃走时“偷”着带走了独立大队的仅有的十五根金条，这样就说他是过不惯独立大队的艰苦生活，打算重新回到河东城里做生意，想用那十五根金条做本钱哩。

所以说，这件事情，是他和赵克义大队长私下里商定的，也只有他和赵克义大队长两个人知道是咋回事。

我说：“那你咋不去找那个赵克义，就是你们稷王山的那个大队长，咋不让他出面做证呢？他一出面一做证不就都明白咧？”

听我这样说，父亲垂下了头，半天才说，赵克义大队长在一次作战中，中了日本人的毒气，牺牲了。而且那次战斗，竟是掩护接应在中条山和日军作战时突围出来的国民党十七路军一部西撤，在河津的禹门口渡过黄河转移到韩城的，并且那场战斗使稷王山抗日独立大队几乎全军覆灭。

关于稷王山抗日独立大队（那会儿已改为独立团了）掩护接应十七路军撤过黄河的那场与日寇的殊死惨烈搏斗，我将会在有关文章里详尽叙述。为不打破行文的规范，我还是先讲父亲在“逃”离稷王山抗日独立大队后的情况吧。

父亲那晚并没有急着贸然进河东城，他并没有大意到那种程度。虽然他知道在河东城里有落脚的地方，因为在河东城里还有他们姬家的商号铺面，就是他原来当过掌柜的那个先叫作“棉丰堂”，后又改名为“艾姬有限公司”的棉花粮油店。虽然停业了，却并没有彻底的关门大吉，现在还是自己的本家侄子姬立业在打理着，说白了，也就是看着门面吧。自从父亲接受河东特委的指令悄悄到稷王山，和赵克义共同组织暴动，先是成立了稷王山抗日游击队，后又改名为稷王山抗日独立大队后，“棉丰堂”就没有再做过大宗的生意，也就是只经营一些小宗的棉花和粮油生意。对外面就明着说，就是掌柜的和那个合作开办“艾姬有

限公司”的德国佬到南方去了，找那边的货主要钱去了；暗地里就叹一声，说日本人占了河东城，把棉花作为军用物资统一收购，生意做不下去了，只好关门避祸，那合作的德国佬洋教士也跑回国了，没有人保护了。旁边的店铺掌柜们有的幸灾乐祸般说，叫你靠着洋人挂外国旗，也有倒塌的一天哩！也有的就在暗地里竖大拇指，说人家姬金荣掌柜就是有骨气哩，宁愿不做生意，也不给日本人统一收购咱们的棉花，让他们运往他们那个穷小岛上去，好让他们穿上用咱们棉花做的衣服，又耀武扬威地跑来欺负咱中国人！

父亲就在想，要是自己这次又回到了河东城里，重新把“棉丰堂”开张起来了，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呢？

不想这些了。父亲很快地调整了一下思路，决定还是先回家一趟，看一看自己的父母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和奶奶。但令父亲没有想到的是，那天晚上的家里会有一场灾难在等着他。

我的爷爷姬鑫成和奶奶就在那天的晚上同时离开了人世。

滔滔黄河一路奔腾咆哮，裹挟着黄土高原上的大量的泥沙，从大禹爷治水时劈开的晋陕峡谷汹涌而出，势不可挡，但流到了河东一带后就似乎是困了，乏了，有些精疲力竭，需要喘口气了，于是就在河东这片大平原上减缓了速度，漫漫流开来，变得十分温柔地向前淌去了。水的流速一慢，泥沙就沉淀了下来，这就给这一带的黄河两岸留下了大片的河滩地，约有七十多万亩。而这黄河滩地由于淤积时间长，土质特别肥沃，加上河滩上的阳光充足，光照好，地下水位浅，不受塬上旱灾影响，特别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可以说是种啥长啥，而且一年之中不用

管理，都会丰收的。尤其适宜种小麦和棉花，所产小麦籽粒饱满，含淀粉质量高，磨出的面粉白，拉力强；而所产棉花更是以色泽好，绒度长见长，产量也高，每亩滩地的棉花产量都在百十斤以上，居全国之首。我曾在民国时编撰的《河东志》上看到这样的记载：“河东蒲解各县，本属产棉区域，而尤以滩涂为最。大约无村无种棉之户，有地百亩者，即种棉六七十亩，以是商人货之四方。岁数以百万斤计。……盖黄河东沿岸之万泉、荣河、安邑等县之人生活专赖产棉，使以滩涂尽种棉花，自获丰矣。棉花丰收则衣食用俱足，否则立呈艰困之象。沿岸风尚，大有宁可不种粮，而不肯不种棉者也。”

我家就在黄河东流拐弯处的河湾镇。听村子里的老一辈人说，我家还真算得上是河湾镇上的大户哩。不知应该从祖上的哪一代算起，就开始在黄河滩涂种植棉花和小麦，又在村子里最先买来两台脚踩的轧棉花机开始轧棉花，渐渐就做成了棉花大户，积攒了一些银子。到了祖爷爷姬耀祖这一代，不但在村子里开办起了一个有十多台轧棉花机的轧花厂，还在河东城里开办起了首屈一指的棉花店，专做棉花生意，也兼做一些粮油的收购调卖，号称“棉丰堂”。就在河东城里的沿河街上盖起一溜五间排开的明亮的两坡幅大瓦房，后面还有一个大院子，靠北的中间又盖着三间大厢房，这是接待客人的地方，一般生意也都在这里谈，所以在门上挂了块大匾，上面请当时河东城里的清朝最后一批老进士里一个叫袁东坡的写了“棉丰堂”三个大字；东西两边则分别是管事和伙计娃们住的厢房了，比起中间的三间大厢房就稍稍地矮了七块砖，这是有讲究哩。在民间有这么两句俗语说：“中间高不算高，两边高了压断

腰”，说的就是四合院子盖房时的讲究。然而好景还是不长，到了我爷爷姬鑫成这一辈，虽然棉花还在种植，收成也还不错，我家却开始慢慢地走起了下坡路。

我爷爷姬鑫成是我们姬家户的独生子，也就是祖爷爷姬耀祖的独生公子。还是听村子里的老人们讲，爷爷自小身体就孱弱多病，人长得很瘦小，戴顶镶了颗绿钻石的紫色瓜皮帽，翘在后面的小辫子细得像根干蒿草，从这一点上说明他头发也不好，一个人的头发不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的身体某部分有毛病。村子里的老人们对我说，你爷在外人的眼里看来，就不像是个大户人家长出来的娃，倒像是在受苦人家里饿出来的。

爷爷姬鑫成长到了十八岁上，祖爷爷姬耀祖就赶紧给他说了媳妇儿，娶得是坡下村一户地主的二闺女，长得鼻梁挺直，眼睛溜圆，还上过几天私塾，识文断字。爷爷姬鑫成好生欢喜，扔下河东城里的“棉丰堂”回到家里，整日里和新媳妇如胶似漆般快活。家里人盼他赶快为单传的姬家生下个儿女来。但不知咋的，爷爷虽然夜夜努力耕种，眼眶子都陷下去了，但奶奶的肚皮却始终还是平平整整的一块，毫无反应。祖爷爷姬耀祖就叹息着念叨说：“这种庄稼不能光看行儿，娶媳妇是不能光看样儿哩。”

家里人怕断了姬家香火，就不断地让爷爷姬鑫成带着自己的媳妇，也就是奶奶四处求医问药，上庙拜佛，辛辛苦苦做棉花生意赚来的银子被那些“野路”医生骗去不少，还扔了许多给古刹寺庵，但却均无功而返了。

正当我祖爷爷姬耀祖考虑着是否奶奶身体方面有缺陷，不能生育

了，打算再给爷爷姬鑫成娶回一房媳妇时，有人悄悄地出了个主意，让祖爷爷到河东城里的天主教堂里找那个从德国来的传教士艾瑞略，说他有办法治这种病。于是，爷爷姬鑫成就带着奶奶，还有他那盼孙心切的老爹姬耀祖，坐着骡子拉着的轿子车，来到河东城里，找到建在城关的那座教堂，让那个长得像磨出来的头茬麦子面一样白，挺着一个尖鼻子，却瘦得如同个高粱秆样的德国洋教士艾瑞略给奶奶把脉看病。只见那艾儒略毫无顾忌地把奶奶的袖子拉起来，然后就伸出雪白的手指在奶奶那藕一般的胳膊腕上随意摸了半天，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就把祖爷爷和奶奶还有其他人打发出了屋子，然后让爷爷姬鑫成本人褪下裤子，用他白净的手在爷爷的胯间摸索了半天，又不住地摸索揉搓爷爷那男人的物件儿，他的这些毫无顾忌的动作既让爷爷姬鑫成羞愧万分，也让他心生恐惧，不知所措。只见那艾瑞略摸索良久，又端详了爷爷那物件儿良久，这才去洗手，不断地往手上搓着肥皂，当地人叫洋胰子。然后让爷爷叫进来祖爷爷姬耀祖，直截了当地说：“女人，没问题，能生；男人，就是他，有问题。”说着，用沾满洋胰子泡沫的手使劲地点了点爷爷姬鑫成，那泡沫就甩到了爷爷的脸上。

爷爷姬鑫成和他的老爹，就是我的祖爷爷姬耀祖一听此话，顿时惊得犹如晴天霹雳，半天说不出话来。那会儿的乡下，生育问题如果是女人方面的问题，那就可以考虑更换女人或者再续娶一房了。可如果是男人的问题，那就是根本问题了。总不能也更换男人吧！

我曾在写作此文时，有一次回到河东城里，专门打听过那个来自德国的洋教士，也去寻找过建在城关的那个洋教堂。结果不用我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城关早已经不是城关，而是城中心地带了。一座座

高楼拔地而起，组成了一片水泥的森林。但还是有老人记得那座洋教堂的，说那是在我们河东一带建的第一座洋教堂，正式天主教堂，归北京教区直辖。他们说那个德国人艾瑞略也不是什么好鸟，利用办教堂传教的机会，也在河东一带骗了不少钱财银两的。据说他离开河东城的时候，雇了两辆骡马大车拉他的东西。而他来的时候仅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提着一个手提箱子，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净是外国字母，谁也看不懂。

其实，爷爷姬鑫成和他老爹，就是我的祖爷爷姬耀祖一踏进教堂的时候，艾瑞略就一眼看出来这对父子是有钱人，而且很快地就让他的仆人打听到了这就是河东城里“棉丰堂”的掌柜。所以，他知道又要稳赚一大笔银子了。他先故意让这一对父子着急了一会儿，用的是中国人孙子兵法里三十六计中的“欲擒故纵”一计，然后擦拭干净手后，又踱过来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惊慌，也不要着急，这种病我是可以治疗的，是上帝派我来救你们这些犯下罪恶的人的。”说完这些，艾瑞略又看了他们父子俩两眼，似乎在揣摩着他们父子俩的心思。他压低声音说：“治疗这种病，是需要时间，也需要金钱的。”

对于祖爷爷姬耀祖来说，此时哪里还把金钱放在眼里呢？祖爷爷姬耀祖恨不得趴在地上给艾瑞略磕几个响头。他说：“你只要能让我早日抱上孙子，多少银子我都愿意给。”果然，第二天一大早，祖爷爷姬耀祖就打发爷爷姬鑫成带着伙计给艾瑞略送去了三百两银子。然后拿回来一些用纸包着的白色的和黄色的药片。艾瑞略叮嘱爷爷姬鑫成，每天晚上在和媳妇行房事前半个小时吃下去，白色和黄色各一片。

爷爷姬鑫成遵照医嘱吃了那白色和黄色药片，果然感觉和平日不一

样，自觉雄风无比。这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奶奶就宣布有喜了。于是就从那天起，全家人就像伺候正宫娘娘般伺候着我的奶奶，每天就像捧鸡蛋般捧着，地是绝不让下的了，厨房也不让进了，就连一些针线活也不让做了。而且祖爷爷姬耀祖这时候还做出了一件十分不近情理的事情，就是为确保孙子平安，让自己的婆娘，也就是我的祖奶奶搬进了奶奶的房间里陪伴儿媳妇一块儿睡，让爷爷住进了旁边的小厦里。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奶奶那原本平坦的肚皮就一天天地在隆起了。到了第二年的秋天，奶奶就顺利地产下了一个男婴，也就是我的父亲姬金荣。

但是，俗话说咧，甘蔗没有两头甜，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由于爷爷姬鑫成长时间地看病求药，为了延续姬家香火奔忙，根本无暇打理“棉丰堂”的生意，那些个管事和伙计娃们则乘机假公济私，买空卖空，中饱私囊，棉花生意在河东城里越来越差，加上伙计娃们没有了管束，做起生意来不像以前那样见了客人恭敬有礼，不但变得带搭不理的，还时常和客户起冲突，有一次竟然打了一个来卖棉花的客户，使“棉丰堂”在河东城里的信誉也一落千丈，来进行买卖棉花的客人越来越少，收入日渐减少，入不敷出，于是就裁减了不少人，伙计娃也由一百多人减少为十几个人了。

这样就可以从表面上看出来，我们这个好端端的大户人家开始走下坡路是由于奶奶的生育问题引起的，主旨是为了不断姬家的香火，从而忽略了姬家的生意。

其实，祖爷爷姬耀祖自从自己的独生子，也就是我的爷爷姬鑫成耕种成功，奶奶怀胎十月顺利产下父亲后，他就开始要将精力转移到生意